



《经典释文》“重音说”商榷^{*}

陈静毅

(湖南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长沙 410215)

[摘 要] 通行本《释文》的同条又音存在重音现象, 邵荣芬先生认为《释文》注音体例即如此, 陆德明不仅录存前人不同音的音切, 而且也录存前人用字不同但完全同音的音切。本文从文献、语音两方面论证《释文》“重音说”不可依信, 通行本《释文》中的重音音切, 或是传抄刊刻中的错及改, 或是《释文》音系不同于古音、《切韵》音系的表现。

[关键词] 《经典释文》; 重音音切; 古音; 版本

[中图分类号] H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442(2018)04-0034-09

一 《释文》“重音说”

同一条目中同一字的两个或两个以上音切, 以《广韵》音系视之, 它们的语音关系表现为同音, 这两个或两个以上音切就是重音。例如《礼记释文》“甕”字, 注“本亦作甕, 乌弄反, 徐於弄反。”(12/8)首音“乌弄反”, 依《广韵》读影纽送韵; 次音“徐於弄反”, 依《广韵》也读影纽送韵。“甕”字的首音与又音, 依《广韵》音系读音同, 它们就是重音音切。

王力作《经典释文反切考》时, 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现象。邵荣芬(1989: 440-446)发表了《〈经典释文〉重音音切》一文, 首次提出重音音切这一概念。他说: “《释文》的注音在多数情况下也是如此, 但有相当一部分字所注的两个或多个音切, 从《广韵》的角度看却是同音的, ……这就是所谓的重音音切。”邵荣芬《〈经典释文〉音系》一书将这类重音详细地罗列出来, 共计 300 多例。对于这类重音, 他的解释是: “既然陆氏以尽量保留前人所造音切的原貌为宗旨, 那么他不仅仅录存前人不同音的音切, 而且也录存前人虽然同音但用字不同的音切就是理所当然的。”

近几年, 随着《释文》研究的深入, 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杨军(2012)依据《释文·序言·条例》, 认为《释文》同条内不当存在声韵全同之反切。他将重音分作“两两相重”和“三音相重”两类: 前者特别是“音和切”和“类隔切”构成的重音, 是唐宋人在“类隔切”前增“音和切”, 又未删除旧首音所致; 后者则是文字错讹造成的假性重音。^①

《释文》现存最早的本子, 为四种唐抄本: P.2617、S.5735 之《周易释文》、P.3315 之《尚书释文》、日本奈良兴福寺所藏《礼记释文》残卷。考察这些唐抄本残卷, 它们都有“音和切”和“类隔切”构成的两音相重音切。这说明“音和切”和“类隔切”构成的重音, 在宋人改定《释文》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语文辞书注音释义综合研究”(12& ZD184),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陆德明《周易》《诗经》二书释文音韵比较研究”(10CYY025)。





表 1 抄本、宋本“音和切”和“类隔切”重音的对比

书名	抄写时代	唐抄本	宋本
尚书	天平胜宝	苻, 普卜反。徐敷卜反。	扑, 普卜反。徐敷卜反。
		辟, 婢亦反。徐甫赤反。	辟, 婢亦反。徐甫亦反。
礼记	开元	庇, 必利反。徐方至反。又音秘。	庇, 必利反。徐方至反。又音秘。
		壁, 必惠反。徐甫诣反。又补弟反。《字林》方致。	辟, 必惠反。徐甫诣反。又补弟反。《字林》方致反。
		辟, 婢尺反。徐扶亦反。	辟, 婢尺反。徐扶亦反。
		比, 毗志反。徐扶志反。	比, 毗志反。徐扶志反。
周易		背, 必内反。徐甫载反。	背, 必内反。徐甫载反。

至于唐人增“音和”之说, 由于文献缺失, 只能暂且存疑。

邵荣芬据《广韵》音系确定的“重音”, 约有 338 例(不计重复)。“重音”可分作四类: 一据同条又音反切上、下字, 在《广韵》中的归类, 确定的重音音切, 约有 209 条; 二据中古音的研究成果, 确定的重音音切, 有 123 条; 三据“如字”表《广韵》常用读音, 确定的重音音切, 有 3 条; 四其他, 例如“牧养之牧, 徐音目。(3/4; 8/2; 8/13; 11/10)”等, 有 3 条。本文旨在从文献、语音两方面论证《释文》“重音说”不可依信, 通行本《释文》中的重音音切, 或是传抄刊刻中的错及改, 或是《释文》音系不同于古音、《切韵》音系的表现。

二 从文献的角度辨析“重音”

(一) 从前人校记看《释文》重音音切

段玉裁、法伟堂、黄焯等, 或以通志堂本为底本, 或以宋本为底本, 校出很多误字、错字。在前人的校勘中, 已经表明部分重音实乃文献传抄所致的讹误。邵荣芬所列挟、螫、蛻、遁、鹵五字的重音音切, 段玉裁、黄焯、陈鸿森等人都有考证。从他们考证的结果来看, 这 6 个字均不存在重音音切。

“挟”条 《毛诗释文》: “子變反, 达也, 一作子协反。”(7/1)

今按: 子變、子协二反, 依《广韵》都读精纽帖韵, 是重音音切。法伟堂云: “一作五字亦校语也。子协与子變同, 他处多作子协。”吴承仕《经籍旧音辩证》卷三云: “‘一作’云云, 《释文》亦无此例, 盖亦后人校语与《释文》相乱。”黄焯《汇校》亦云: “凡云一本作、某本作、本亦作、本又作、本或作、本或有、字亦作、字又作、字或作、又作者, 皆陆氏之词。惟此中亦有区别, 其云本作、某本作者, 是陆亲见有此本。其云字又作、或作者, 原无此本, 特陆氏以意所知说之也。至所云本今作、今本作、今经无此字、注无此字、一作某某反者, 皆宋人以其所见本校陆氏释文之词。此例卢氏、阮氏已略发其端, 黄季刚先生则详言其义。”法、黄、吴三人都论定此处“一作子协反”五字为宋人校语, 非陆书原有。据此知, 此处陆书原貌是没有重音音切的, 出现重音音切实乃宋人校语窜入所致。

“螫”条 《礼记释文》: “螫, 本又作螫。刘音武。又音无。徐音毋。又音务。沈武侯反。”(8/7)

今按: 音毋、音无, 依《广韵》都读明母虞韵, 是重音音切。黄焯《汇校》云: “阮云‘螫’当作‘螫’。卢从注疏本改‘毋’为‘母’。”卢本改“毋”为“母”, 依《广韵》则作“莫厚反”, 读明母厚韵, 与“音无”(明母虞韵) 音不同, 不是重音音切, 是异读。“螫”字读明母厚韵, 《集韵》《类篇》都有记录, 作“莫后反”。

“蛻”条 《庄子释文》: “蛻, 音悦, 又吐卧反, 又始锐反。”(28/17)

今按: “音悦”与“始锐反”, 依《广韵》都读书母祭韵, 是重音音切。黄焯《汇校》云: “宋本、景宋本‘悦’作‘悦’。案《类篇》‘蛻’有欲雪一切, 则作‘悦’是也。”法伟堂亦云: “‘悦’误, 《天地》





篇引作‘悦’。”《刻意》篇、《知北游》篇、《寓言》篇、《天下》篇“蛻”字注音都作“音悦”，不作“音蛻”。黄、法二人之说是也。“音悦”则读以纽薛韵，它与“始锐反”不是重音音切，是异读。

“通”条 《尔雅释文》：“通，孙云：古述字，读聿。一音馥橘反。”（29/2）

今按：“读聿”与“馥橘反”二音，依《广韵》都读以纽术韵，是重音音切。陈鸿森《郝氏〈尔雅义疏〉商兑》（2009：5843-5844）云：“今按卢本所作，其‘读聿’二字，盖通志堂本所改，卢氏仍之耳；‘亦音橘’句，则卢氏就通志堂本‘一音馥橘反’之文臆改，非别有依据也。郝氏据卢刻臆改之文，谓‘橘、通并从喬声，或古音读同也’，此想象之辞耳，非‘通’字果有‘橘’音也。考《诗·文王有声》‘通骏有声’，《释文》云：‘通，尹橘反，述也。又音述。’以此证之，知‘读者亦尹□反’，所阙当即‘橘’字。绎陆氏之意，其引孙炎云：‘通，古述字。’则此字孙炎音述；又《小旻》‘谋犹回通’，《释文》云：‘通，音聿。’此‘读者亦尹橘反’即切‘聿’音。《释文》此语，犹言‘通’有述、聿二读云尔。黄焯汇辑卢、段以下十数家旧校，均莫能考正，今故具论之。”陈氏考订此条目的“读聿”实为“读者”之误，此条目则不存在重音音切。

“鹳”条 《春秋左传释文》：“鹳，之然反，《说文》止仙反，《字林》已仙反。”（16/20）

今按：“之然反”与《说文》音“止仙反”，依《广韵》都读章纽仙韵，是重音音切。段玉裁云：“《尔雅音义》‘止’作‘上’，‘尸’作‘己’，‘仙’作‘先’。案‘上’是，‘止’非；‘尸’是，‘己’非。《集韵》收‘己仙切’，误矣。”据段玉裁的考证，知此处《说文》音“止”应作“上”。作“上”则读禅纽，与首音读章纽“之然反”不是重音，是异读。今所见宋刻本《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图书馆藏）、宋龙山书院刻《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宋刻巾箱本《春秋经传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所附释文正作“上仙反”，证段说是也。

“鞫”条 《礼记释文》：“鞫，徐音沟，又古侯反，一音古豆反。”（11/11）

今按：“音沟”“古侯反”，依《广韵》读见母侯韵，是重音音切。法伟堂《校记》云：“‘古侯’盖‘苦侯’之讹，《周礼·夏官·辇人》《仪礼·乡射礼》音可证。”按法说是也。《广韵》《集韵》“鞫”字亦有“苦侯”一音。古、苦二字形近易误。此重音例中的徐氏“古侯反”当作“苦侯反”，读与刘音同。

（二）从版本异文、《集韵》看《释文》重音音切

前人虽然已经做了不少校勘，改正了不少宋本的错误。然而受所见材料的限制。失校、漏校亦有。拿现存的四种唐抄本和三十种宋刊经注、经注疏附释文本对勘宋本《释文》，可证更多的重音乃文献传抄所致的讹误，例如：

“棐”条 《春秋左传释文》：“棐，方尾反，又非尾反。”（16/17）

今按：方尾、非尾二反，依《广韵》读帮纽尾韵，是重音音切。法伟堂《校记》云：“‘方’《注疏》本作‘芳’，是也，《大诰》音可证。卢所据《注疏》本作‘方味反’，更误，又《宣元年》‘棐林’即此棐也，亦音方尾反。”法氏据《注疏》本定宋元递修本“方味反”之“方”误，当作“芳”也。同时又定卢氏抱经堂本作“方味反”更误，即卢氏不仅上字“芳”误作“方”，同时下字“尾”又误作了“味”。首音“方尾反”，今所见宋余仁仲万卷堂刻本（台北央图藏）、宋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宋刻巾箱本（上海图书馆藏）《春秋经传集解》、宋龙山书院刻本《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日本文永4至5年写本《春秋经传集解》（宫内厅藏）、宋淳熙3年刊《春秋经传集解》（宫内厅藏）所附释文皆作“芳味反”，据此知法氏之说是也。然而诸本的下字却都作“味”（去声），不作“尾”（上声），此不知与通行本孰是？但是无论该处陆书原貌作“芳尾反”或“芳味反”，它与次音“非尾反”都不是重音音切，而是异读，声母上有帮（非）、滂（芳）的区别。

《释文》自成书后，又广为他书征引。特别是唐宋时期的韵书、音义书等。唐张参即以《释文》





正其所收文字之音,宋贾昌朝的《群经音辨》更是在《释文》基础上,编纂而成。《集韵》广收六朝旧音。而六朝人的注音,到了宋代几乎灭绝。宋人所修《新唐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等,极少收录六朝注音。后人所言的“二百家”,《新唐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只载徐邈、李轨两家,此宋代六朝注音几灭之证据。然《集韵》引述六朝音,尚有沈重、刘昌宗、王肃等人,知其必本自北宋所见《释文》矣。拿唐宋他书引《释文》音切校勘《释文》,又可证邵荣芬所列部分重音乃文献传抄所致的讹误。

“汜”条 《尔雅释文》:“汜,音祀,一音似。或云:‘祀、似同音。’”(29/30)

今按:祀、似二音,依《广韵》都读邪纽止韵,是重音音切。法伟堂校云:“或云句不类,疑校语。据《广韵》‘汜’‘祀’‘似’并详里切也。‘音祀’疑‘音泛’之讹,抑或一本作‘音祀’,一本作‘音似’,后人记其异,而校者又合为一耳。”法氏的说法,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暂且存疑。《集韵》《类篇》“汜”字都有“养里切”一音,读以纽止韵,与“以”字音同。汜“音以”,它书皆不载。《集韵》“汜”字“养里切”一音当本自北宋本《释文》。以、似形近易误,此宋元递修本作“一音似”误,当作“一音以”。“或云句”亦同,“似”字亦误,当作“以”。

“犹”条 《尔雅释文》:“犹,羊周、羊救二反,《字林》弋又反。”(30/25)

今按:羊救、弋又二反,依《广韵》都读以纽宥韵,是重音音切。《广韵》“犹”字却收“居佑反”(见纽)一音,其下注云:“《尔雅》云犹如麕,善登目。又音由、音柚。”《集韵》亦收“居佑反”一音,与《广韵》同。据《广韵》“犹”字见纽宥韵一音下的注释可知,新增之“居佑反”即本自《尔雅释文》。然此音却不见载于宋元递修本《释文》。弋、戈二字形近易误,例如张士俊泽存堂本《广韵》果韵“倭又乌戈切”,“戈”字,北宋本、黎本就误作为“弋”。因此,据《广韵》《集韵》所载“居佑反”一音,可知宋元递修本《释文》误“戈”为“弋”,遂使得“犹”字见纽宥韵之音不见载于宋元递修本《释文》。当据《广韵》《集韵》改“弋”为“戈”。羊救、戈又二反,一读以纽,一读见纽,不是重音音切。

三 从语音的角度辨析“重音”

(一) 从古、今音的演变看《释文》重音音切

魏晋至隋唐,语音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这些语音变化来看,邵荣芬认定的“苛”“洼”等字的重音音切,实际上也是异读。

邵荣芬有据唇音字作反切下字不分开合,确定的重音音切,例如:

- (1) 洼,乌瓜反,简文乌麻反。(25/3)
- (2) 廋,九委反,或居彼反。(12/17)
- (3) 愧,九委反,徐九彼反。(26/8)
- (4) 跬,丘葵反,刘阙彼反。(10/11)
- (5) 慎唯,于癸反。应辞也。注同。徐于比反。沈以水反。(11/3)
- (6) 唯而,于癸反。徐于比反。注同。(11/4)
- (7) 顙,求龟反,旧求悲反。(20/25)

以上7条注音,邵荣芬据唇音字作反切下字不分开合,由上字定被注字为合口,将首音与次音定为重音。例5“唯”字的首音作“于癸反”,下字“癸”《广韵》为脂韵合口字,则首音读合口;徐音“于比反”,以“比”为反切下字,“比”是唇音字,《切韵》唇音不分开合,则“于比反”根据上字定合口,则“于比反”也读合口,它与“于癸反”是重音音切。以上例1-7皆同,被注字非唇音字,首音依《广韵》读合口,次音以唇音字作反切下字,由于《切韵》音系唇音不分开合,次音根据被注字的合口,定为合口,遂首音与次音定为重音音切。





然而我们仔细分析上述被注字,它们都是牙喉音字:洼(影)、𦵏(见)、𦵏(见)、跬(溪)、唯(喻三)、𦵏(群)。李方桂先生《论开合口——古音研究之一》根据《切韵》合口只出现在牙喉音之后的音韵格局,取消了上古的合口[u]介音。《切韵》的合口牙喉音字上古都读开口,到中古方产生[u]介音。因此,从牙喉音的古、今音变来看,以上这7个牙喉音字是会出现开、合对立的两种读音。我们将唇音字视作开口,那么以上这些字的首音就读合口,次音就读开口,读音上是开、合口的对立。以上所举“𦵏”字的开口读音,还存在于魏晋人的反切之中,如:

魏晋音 《广韵》

(1) 𦵏,徐居绮反(13/9.15) 过委切

刘居绮反(10/4.12、10/28.16)

(2) 𦵏,刘居绮反(9/15.6) 过委切

𦵏、𦵏二字《广韵》读合口,徐邈、刘昌宗却以开口字“绮”作反切下字,这充分说明该字在魏晋人那依然读开口,没有产生[u]介音。如果我们将考察的对象放宽到《切韵》牙喉音合口字,此类证据就更多了,例如:

魏晋音 《广韵》

(1) 𦵏,《字林》于例反(20/27.9) 火怪切

(2) 𦵏,郭又许宜反(29/3.12) 去为切

(3) 𦵏,顾鱼奇反(29/31.19) 鱼为切

(4) 𦵏,郭巨几反(6/9.10) 渠委切

(5) 𦵏,戚唯季反(8/9.11) 以癸切

(6) 所行之备而不洩,郭许的反(28/11.10) 汎逼切

“𦵏”“𦵏”等都是《切韵》牙喉音合口字,但是魏晋的郭璞、吕忱等却分别用开口“例”“宜”等作反切下字。这充分说明《切韵》部分合口牙喉音字,直到魏晋依然读开口,没有产生[u]介音。后汉三国的梵汉对音材料,也可证明《切韵》部分牙喉合口字在魏晋时期,依然没有产生[u]介音,读开口,例如:脂韵合口牙喉音字“惟”对音[ve],微韵合口牙喉音字“韦”“围”对音[ve],桓韵合口牙喉音字“桓”对音[van]。

从古、今音变来看,以上“洼”、“𦵏”等牙喉音字的同条又音,应当就是异读,读音上是开口(古)、合口(今)的对立。

(二)从陆氏音看《释文》重音音切

邵荣芬确定重音,尚有一条隐性标准,即据古音确定重音音切,计2例。然而这两例重音从陆氏音来看,都是异读。

“第”条 《周礼释文》:“第,侧美反,徐侧敏反。”(8/9)

邵荣芬将此二切定为重音,是据古音“敏读如美”。《诗经》时代,“敏”归之部,音同“美”,《诗经·甫田》以“子喜否有敏”为韵,是“敏”的韵类同于“美”之证。汉魏时,“敏”尚押入之部,例如何晏《景福殿赋》以“子敏止”为韵(三国文39/6),韦诞《景福殿赋》以“始敏”为韵(三国文32/10)。此例徐邈以“敏”作“第”之反切下字,亦是其“敏”读之部之证。站在徐音的角度来看,他所注“侧敏反”即音“侧美反”。清人法伟堂早已指出:“‘第’徐侧敏反者,读‘敏’如‘美’,非入轸韵也。”邵荣芬即据古音“敏读如美”,定“侧美”“侧敏”二反为重音。但是在陆德明看来,这两个音切应当不同音。在陆氏首音当中,“敏”字陆氏既直接将它注作“亡谨反”,又31次用“敏”作《广韵》轸韵“陨”“𦵏”等字的反切下字,而绝不作脂韵字的反切下字。例如:





(1) 陨, 于敏反(3/13、3/15、3/17、4/8、4/14、6/5、9/16、14/17、15/10、16/1、16/8、16/10、16/20、17/6、17/12、17/15、18/9、8/17、8/21、8/26、19/1、19/6、19/11、19/27、20/15、20/23、22/8、22/14、22/16、29/3、29/7)

(2) 霰, 于敏反(8/29、17/4、21/16、15/19、15/33)

(3) 愍, 音敏(9/12)

(4) 碩, 于敏反。石落也。(29/3)

因此从陆氏音来看,“敏”字已经不读之部了,它读轸韵了。这样一来“美”归旨韵,“敏”归轸韵,二者音不同。既然如此,陆氏读“侧美反”也就不可能音同于“侧敏反”。邵氏将这两个音切据古音归为重音,即认为陆氏也懂古音,知道“敏上古归之部”的音理。然而这样的说法很难成立。学界普遍认为宋代才真正开始有古音的研究,懂古音音理更是明清的事情。因此我们认为正是因为隋唐时期没有古音研究,陆氏不明“敏上古归之部”的音理,他读“敏”入轸韵,遂读徐邈的“侧敏反”入轸韵,这就形成与“侧美反”音不同的异读。这种异读关系,还存在于《集韵》之中。《集韵》“第”字收此徐音,就归阳声臻摄準韵臻小韵“阻引切”下,注云:“簑也。《周礼》衽席床第。徐邈读。”可见《集韵》也认为徐邈“侧敏反”是“第”读作了“敏”的韵类,入“準”韵了。这与陆氏的想法是一样,都是不明徐邈“第”注“侧敏反”,是“‘敏’读如‘美’”,非入轸韵之理。而按照“敏”的时音,将“侧敏反”归入轸韵或準韵。从而造成“第”字出现“旨韵”、“轸韵”的一字两读。

陆氏读徐邈“侧敏反”入轸韵,从而造成“第”字出现“旨韵”和“轸韵”对立的一字两读。《释文》唇音“音和切”与“类隔切”构成的同条又音,也是如此。杨军(2012)指出:“《周易》《尚书》二《音义》所重音切,首音为‘音和切’而次音有主名且为‘类隔切’者十之八九,且‘类隔切’之主名十有八九为徐邈。”《释文》唇音“类隔切”与“音和切”构成的同条又音约有108例。首先首音基本都是音和切,次音才是类隔切。其次类隔切大都是旧读。最后旧读又主要为徐邈音,计83例。余者有刘昌宗音、《字林》音等。《释文》音和切和类隔切构成的同条又音表现出如上特征,不是毫无理由的。它表现出这样的特征,都是跟它的性质息息相关的,即唇音类隔切与前面的“侧敏反”一样,是陆氏按时音拼读出来的“异读”,非自然之音。魏晋徐邈等人轻、重不分,故以轻切重。但是陆氏轻、重唇已然分化,他不明前人“以轻切重”之音切例就读重唇,与他所注首音是同音音切关系。他按照反切上字的轻唇时音去认识前人所注类隔切的读音,就将前人所注“以轻切重”音切例读作了轻唇音。从而造成以上被注字出现轻、重对立的一字两读。例如《礼记释文》:“𦵏,频忍反。徐扶忍反。”(12/4)

徐邈“古无轻唇音”,“扶”读重唇[*bʰ],故以之注重唇的“𦵏”[*bʰ]。但是陆氏轻、重唇音已经分化,“扶”不读重唇[*bʰ],读轻唇了。他不明“𦵏”字徐邈注“扶忍反”者,是读“扶”如“频”[*bʰ],非“𦵏”入“扶”之声纽。他按照自身“扶”字的轻唇时音读,就将徐邈的“扶忍反”读作了轻唇音,“𦵏”字从而有一个读轻唇的徐音异读。

“苛”条 《周礼释文》:“苛,本又作呵,呼河反,又音何,徐黑嗟反。”(8/11)

邵荣芬将此条目的“呼河”“黑嗟”二反定为重音音切。“苛”是歌韵字,魏晋时期,歌韵字与麻韵字同部,读[a]。后汉三国梵汉对音为该语音现象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佐证材料,例如:罗、多、他、陀、呵等开口一等歌韵字对音[a],波、婆、摩等合口一等戈韵字对音[a],耶、夜等开口三等麻韵字对音[ya],迦、加、叉、差等开口二等麻韵字对音[a]。

魏晋时期,歌麻同部读[*a],徐邈故以“嗟”(麻)注“苛”(歌),这表明徐邈当时歌韵字“苛”尚读[*a],没有转入中古的歌韵[*ɑ]。据罗常培、周祖谟研究,《广韵》歌戈麻三韵,在东汉时期,





合为一部,都归歌部。到了魏晋宋时期,麻韵的上、去二声字在晋宋时期大部分的作品里是独用,但平声歌、麻依然完全合用,如阮籍的《咏怀诗之二》以“阿过多河嗟”为韵,即是当时歌韵的“阿过多河”同于麻韵“嗟”之证。而到隋唐时期,歌、麻就彻底分部了,连平声的麻韵字也不再跟歌韵字相押。《切韵》就是这样,歌、麻分立,不同音。陆氏首音中,“河”字作反切下字计15次,都是给歌韵字作切。例如:

- (1) 柯,古河反。斧柄也。(6/8)
- (2) 柯,古河反。(15/15、17/16、21/25、21/27、22/9、29/2)
- (3) 珂,於河反。(27/34)
- (4) 莪,五河反。(19/18、30/3)
- (5) 鹅,五河反。(29/14)

同时“苛”字,陆氏注音20次,首音13次注“音何”(9/5、9/16、9/20、9/27、11/21、11/26、12/14、13/7、14/7、19/14、19/24、23/3、29/10);4次注“音河”(7/24、21/4、27/13、28/28);1次注“呼多反”(8/19);1次注“胡柯反”(29/13);1次“呼河反”(8/11),都以歌韵字相注,决不以麻韵字相注。而“嗟”字陆氏既直接将它注作“如字”,又121次用作《广韵》麻韵“邪”“袞”等字的反切下字,而绝不作歌韵字的反切下字。例如:

- (1) 倾邪,似嗟反。(8/4)
- (2) 袞,似嗟反。亦作邪。(8/4)

这说明陆氏音“苛、河”和“嗟”不同音,“苛、河”等歌韵字读[*a]了,不读麻韵的[*a],因此与徐邈“苛”字麻韵[*a]读形成一字两读的关系。

(三)从南北朝诗歌用韵看《释文》重音音切

《释文》中还有两例重音是分别以悲、追作为反切下字:

- (1) 羸,律悲反,又力追反。(2/13)
- (2) 羸,律悲反,徐力追反。(2/18)

《切韵》音系中,悲、追都是脂韵字。《切韵》音系,唇音字作反切下字是不分开合的,“律悲反”即音同“力追反”,它们是重音音切。但是从南北朝诗人的用韵来看,“悲”“追”语音上是有区别的。以下我们所列南北朝梁元帝、刘孝绰两位诗人的用韵材料^②，“悲”“追”都有入韵，但是两字绝不在一起押韵。“悲”与之韵押，“追”则与微韵相押，若用系联法，二字各有各的归类，绝不相通，例如：

梁元帝诗《班婕妤》“帏幄诗悲(脂唇)”(945)^③，《登严园故阁》“蹙眉迟悲(脂唇)帷时”(948)，《春日》“期时”(954-955)，《和弹筝人二首》“时持悲(脂唇)”(961)，《春别应令四首》(其三)“持辞”(963)，《幽逼诗四首》(其一)“悲(脂唇)时”(966)，“悲”与之韵相押；《吴趋行》“飞归”(945)，《船名诗》“追(脂合)归砢晖衣”(952)，《药名诗》“归飞靡机衣”(952)，《赋得兰泽多芳草》“蕤(脂合)归衣菲稀”(955)，《咏池中烛影》“辉靡微飞稀追(脂合)”(956)，《和刘上黄春日》“飞衣辉归”(958)，《祀伍相庙》“追(脂合)围非衣”(959)，《寒闺》“归衣威”(961)，《出江陵县还二首》“飞归”(961)，《细雨》“衣飞”(962)，《宴清言殿作柏梁体》“玠追(脂合)”(965-966)，《咏鹊》“飞归”(971)，“追”与微韵相押。

梁刘孝绰诗《秋雨卧疾》“稀闾晞靡”(1204)，《侍宴同刘公干应令》“归飞追(脂合)霏”(1203)，《铜雀妓》“期帷时悲(脂唇)”(1191)，《班婕妤怨》“时滋綦辞”(1191-1192)，《为人赠美人》“时期辞眉思”(1200-1201)，《闺怨》“悲(脂唇)期时词私”(1208-1209)，《钓竿篇》“期





迟丝眉师”(1191),《和湘东王理讼》“治帷兹狸”(1195),“悲”与之韵相押;《夜听妓赋得乌夜啼》“徽飞归衣”(1191),《于坐应令咏梨花》“菲扉飞闹”(1204),《咏苏蝶》“薇归飞依”(1204),《赋得始归雁》“归飞”(1207),《校书秘书省对雪咏怀》“霏飞衣闹归违扉围晖机”(1202),《从军行》“围肥威”(1207),“追”与微韵相押。

周祖谟(2001:188)、王力(2000:18-19)都注意到南北朝诗歌用韵中存在这一现象。周先生在《齐梁陈隋时期诗文韵部研究》一文中说到:“《广韵》脂微两韵,在晋代通用不分,到刘宋时期开始有分化为两韵的趋向,到齐梁以后脂韵就很少同微韵合用了,即使有合用的,也只限于‘追衰谁绥蕤推’几个舌音齿音的合口字。这几个合口字,在《广韵》虽属于脂韵,但不同脂韵的‘资眉私夷悲龟帷’等字押韵,而跟微韵字押韵,推想这几个字的读音已经跟微韵相同,那么,也就不就不能算为脂微合韵了。”

众所周知,诗韵中互相押韵的字有可能韵同,也有可能只是韵近。但是某字与某字明明都有入韵,但是绝不一起押韵,那读音上必然是存在区别。上述“羸”字的首音以“悲”为反切下字,次音以“追”为反切下字,按照诗歌用韵的情况来看,“律悲反”拼出来的音与“力追反”拼出来的音,是不同的,它们是异读。

四 结语

以上我们从文献、语音两方面举例说明“重音说”存在的问题。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我们虽然无法一一指出邵荣芬所列重音的区别。但我们决不能据这些重音,就认为陆氏注音体例即如此。这一说法与陆德明在《释文·序言·条例》自言之注音体例是相矛盾的。陆氏明确说到:

若典籍常用,会理合时,便即遵承,标之于首。其音堪互用,义可并行。或字有多音,众家别读,苟有所取,靡不毕书,各题氏姓,以相甄识。义乖于经,亦不悉记。其或音、一音者,盖出于浅近,示传闻见,览者察其衷焉。

这里首先用“互用”来表示“其音”的作用。我们现实生活中说什么与什么“互用”“并行”,自然不会是一样的事物。相同的读音,何来“互用”之说。这就像如果完全相同的意义,何来“并行”之说。其次字是有“多音”,众家之音是“别读”,这都表明又音、众家之音与陆氏首音是异读的关系。这正如罗常培(1999:432)所说:“陆书体制,凡一字两音者,除偶有疏舛,其音必异。”既然立足于陆氏自言的注音体例,《释文》首音与众家之音、首音与又音是“别读”、“多音”的关系,那么《释文》不当存在同条重音。同时我们又能从文献、语音两个方面看到,部分重音或是传抄刊刻中错及改,或是《释文》音系不同于古音、《切韵》音系的表现。那么这部分的材料存在的问题是客观的,不能忽视的,学界应当重新审视《释文》“重音音切”一说。

附注:

①杨军《经典释文‘室’的读音问题》指出“《周易音义》‘室,张栗反。徐得悉反,又得失反’三切同音”,其中徐音“得悉反”与“得失反”相重,是“失”字乃“迭”字之误。陆氏首音“张栗反”,与徐邈“得悉反”相重,则是唐宋人新增“张栗反”,且未删除旧首音“徐得悉反”所致。同时作者断言:“《经典释文》所有的‘重音’皆两两相成对,而不当有三音相同者;同条中凡有三音相同的重复音注,必有一为文字错讹造成的假性重音。”

②所引诸例均见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59(5)

③韵段后的括号里面的数字表页码。

参考文献:

陈鸿森 2009《郝氏〈尔雅义疏〉商兑》,《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文献考订编)》,北京:中华书局。





- 法伟堂著,邵荣芬编校 2010 《法伟堂〈经典释文〉校记遗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范新干 2002 《东晋刘昌宗音研究》,武汉:崇文书局。
- 黄华珍 2011 《日本奈良兴福寺藏两种古钞本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 黄 焯 2008 《〈经典释文〉汇校》,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 李方桂 2009 《论开合口 - 古音研究之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音韵编)》,北京:中华书局。
- 陆德明撰,吴承仕疏证,张力伟点校 2008 《〈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北京:中华书局。
- 罗常培 2008 《关于〈经典释文〉中同字异切为同音或异音的几个判断标准》,《罗常培文集(第七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邵荣芬 1989 《〈经典释文〉的重音音切》,《中国语文》第6期。
- 万献初 2004 《〈经典释文〉音切类目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 力 1982 《〈经典释文〉反切考》,《王力文集(第十八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王 力 2000 《南北朝诗人用韵研究》,《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杨 军 2013 《今本〈释文〉中后人所增改的反切举例》,黄德宽主编《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字研究丛书·杨军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 杨 军、储泰松 2016 《从兴福寺本〈礼记音义〉残卷论今本〈释文〉的“首音”》,《汉语史学报》第1期。
- 杨 军 2017 《经典释文“窒”的读音》,安徽大学学报,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 张涌泉主编,许建平撰 2008 《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
- 周祖谟 1996 《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台北市: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周祖谟 2001 《齐梁陈隋时期诗文韵部研究》,《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作者简介】陈静毅,女,湖南衡阳人,湖南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研究。邮箱:279058616@qq.com。

【责任校对:林子】

